

◇梁东专栏·家住长江边

# 最是橙黄橘绿时

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，校园里已是桐叶飘零，迎风有声。我向我们高一班语文老师葛冰如先生交作业，来到她那办公兼卧室的小房间。她留我坐下，却忙着去烧水。她用的炉子和水壶，都堪称袖珍型的，看来是专为沏茶用的。烧的是废旧竹篾，像是从炭篓子拆下的。水很快就烧开了，她拿出一小筒茶叶，打开盖让我闻闻：“‘桐城小花’，好得很呢！”果然，端起这杯茶，一股清香沁人心脾。和窗外的萧瑟秋风相比，小屋一下子增加了生气，还给人一种入芝兰之室的感觉。老师看着窗外，说：“秋冬冬来了！”紧接着，又问我：“‘苏东坡有首诗你可读过？’”没等我回答，她就轻声念起了题为《赠刘景文》的那首诗：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边品着茶，她边娓娓道来。她说：讲景致，人们大多记得“春色满园”，记得“万紫千红”，记得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，那都是动人的春色，谁不喜欢？然而，人世间还有另一种景色，能在无边落木、万物萧瑟之中显出无限生机的景色，这就是“橙黄橘绿”。这种景致之美，不是黄在表面的繁华，而是在在凋残之中领略到盎然生意，在彤云朔风之中看到明媚阳光。它启示人们在艰难挫折之中保持一种豁达的胸襟，乐观的情怀，永远生活在充实和希望之中。同时，橙黄橘绿表现的也不是一时黄花、而是成熟和丰满。这种美不是瞬间的、表面的，而是长久的、内在的。我以为，东坡与其说是写景，不如说是在昭示人生，他不过是捕捉了一种最具典型的自然景象来借景抒情，寓意良深。这时候，小炉子里的余烬仍然生着暖意，而窗外的天已渐渐暗下来，最后一节课下课的钟声在秋风中传得很远。



梁东，原名梁业兴，著名书法家、作家、诗人。曾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，中国作协全国委员，中国书协理事，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，《中华诗词》创刊社长。出版有《梁东自书诗选》、诗集《好雨轩吟草》、散文集《家住长江边》等。

地。不论是漫天飞雪的严冬，还是如入蒸笼的酷夏，她都不停地在书店，在一切能够获得知识的地方，收集她所需要的知识。晚上，青灯黄卷，经过加工整理，用毛笔工整地写在分类的大本子上。我那天看到的抽屉里的小本子，和书箱上的一摞大本本，只是她资料中的很小一部分，然而却是她心血的结晶，奋斗的见证。按说，当一名中学教师，她的知识已经绰绰有余，然而她这样的辛苦耕耘，从未停止过。她的知识的大厦，是靠一砖一瓦与日俱增的，而这种增加，是靠毅力和追求得到的。她正是从一片荒芜的土地，经过苦苦的耕耘而走向了繁花满枝。

我深深地意识到，在耕耘的时候，她是那样执着和坚定，从不顾及收获。只是看到窗外已是“秋冬冬来”时，才想起一年中最好的景致已经来到。待我读到王国维的“三种境界”说时，不禁感慨，辛弃疾词中“蓦然回首”，在“灯火阑珊处”发现的一切，同老师在“秋冬冬来”时，忽然感悟到“橙黄橘绿”竟如出一辙！难怪她在课堂上即使是讲最佳屈辱的古文，也能深深打动我们的心。她信手拈来的旁征博引，只是她知识海洋中的数滴水，就已滋润了我们渴望知识的心田。而这种对知识的渴求，也是她用行动影响了我们。我们把听她的课当成一种享受，她使我们跟着她悠游于知识的海洋，并以此为荣。我好像还懂得了，为人师长者，不仅要教学生掌握在课堂上应该学到的知识，而且还要用身心去影响甚至震撼着学生的心灵，使之在为人、治学的根本上有所感悟。那么，师长的精神，就会昭示和引导这些学子一生。

高中毕业，正是新中国建立之时，我渴望上大学。学什么？第一个就去征求葛老师的意见。老师不假思索：“学工！国家百废待兴，缺的就是强大的重工业，这正是你们报效国家的好时候！”从此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重工业中最基础的燃料工业，跟煤矿工人订下了生死之约。此后，我几乎每年都希望回到故乡去看望老师，然而由于岁月的蹉跎，这种愿望竟然在三十年后才实现，而且是唯一的一次——那又是一个黄叶飘零的日子。开门的正是老师，我鞠躬站立，老师眼里放着光，一下子就叫出了我的名字。这一天，我们从校园谈到人生，从民族的灾难深重讲到做人的任重道远。我又提到了苏东坡的那首诗。她说：“秋冬冬来，那么春天也不远了；橙黄橘绿，就代表着盎然生机。”告别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天冷了，老师一定要多保重！她微笑点头，目送我远去。

老师以八十七岁高龄，在1983年辞世于一个桐叶飘零的日子，当时，我的一位学长曾写挽联：  
历半生忧患，吟七百篇章，遐逝复迟龄，小阁寒梅残晚节；  
行万里江山，育三千桃李，爱徒如爱子，龙门锦帐泣春风。  
三千桃李，将谨遵老师的遗训，浇灌人生的橙黄橘绿。

◇陈巨飞专栏·人间事

# 怀念那些在春天逝去的诗人

太阳暖洋洋的，风吹在身上也不冷了。早晨发现，我暂居的小区里，一株玉兰开了大半，一树杏花开了头。哦，春天来了。

春天又来了。从2004年3月8日那天到现在，已经整整13年了。

那一天下午，我去了一趟图书馆。高高的书架上，有一本《海子的诗》，我借了回去，一个人在桃园里读了很久。

海子那刀劈斧砍的抒情和惨烈的自杀方式，深深地震撼了我。从此，我真正地走向了诗歌的不归路。我记得那天，桃花刚刚破蕊。

写作十几年，我并没有多少成绩可言。其实，写作带给我的挫败感更多，它使我与生活很难和解，这当然都是痛苦的缘由。

幸运的是，我深深地热爱着生活，诸多世俗的欢腾，我也愿意拥有。

但有些诗人却离我们远去了，令人惊愕的是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，都是在春天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一  
就在前几天，黑光走了。

这位长期受到疾病困扰的白鲸诗人，终于结束了他的痛苦。读他写的《人生虽长》，眼睛不禁湿润：“铅笔虽长，有写短的时候/人生虽长，有只剩最后一天的时候”。

我与黑光不曾谋面。在朋友的口中，他是一位坚强的、安静的、不愿麻烦别人的兄长，即使罹患重病，但是他的笔下，仍然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。当年给黑光捐款，我们都积极参与，可见诗人的真诚与善良，可惜这一切并不能留住他的生命。

我买过两本黑光的诗集。冰块在春天融化，没有痕迹；黑光在春天离开，留下了永恒的诗篇。

二  
2004年春末，我写诗不久，有点走火入魔。戴着顾城的牛仔帽，在涌动的人群里朗诵诗歌。

有一天我在诗歌论坛上看到，一个叫谢烟的80后女诗人服毒自杀了。

湘潭大学20岁的女大学生，原名陈璐，用一瓶啤酒加农药，从此香消玉殒。

“风吹过山冈/吹过旷野/来不来都已心安”，读了她的诗，看了纪念她的帖子，我冲进大雨中，任凭雨水打湿自己。

这是我写诗后第一次遇到的诗人非正常死亡事件。

三  
2011年情人节，春天步履蹒跚。我的好朋友王太贵，和他的新婚妻子在诗人子艾家喝酒。酒酣之际，给我打来电话，畅叙良久。

而在千里之外的湖南会同，25岁的诗人小招从高高的桥梁上一跃而下，当场死亡。

小招在南师大历史系读到大二后主动退学，从此成了一名流浪诗人。

他曾来到安徽霍邱，子艾接待了他。他向子艾谈起的宏伟写作计划，最终只是泡影。

2014年底，在成都的白夜酒吧，我翻开小招诗集《我的希望在路上》，里面一段文字让人唏嘘。

“什么感动过我/湘鄂交界的寒池坪小学/一个五年级女生领我到教室过夜/长阳的清江河畔/那个给我一把羊肉串的/24岁的智障·流浪儿/河北省怀来县水头村/长城脚下/送我一张棉被的女老乡/在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”。

小招，希望你在那个世界，能得到理解和安慰。

四  
小招自杀6天后，另一位80后诗人辛酉失踪。

3月7日，在浙江温岭的一个水库里，发现了他的遗体，死因不明。

他主编的《中国80后诗全集》及理论评论集，保存着我们对他的回忆。

五  
2014年5月，用镜头记录海子的生命轨迹、出资修葺海子墓的诗人卧夫，被发现死于北京怀柔大山中。

他死的时候浑身赤裸，衣服整齐地叠放在一旁。有人说，他以赤子之身承受了山林之冷，承受绝食之饥，坦然等待死亡来临。

一个人，要以这种极其寒冷、饥饿的极端方式脱水而亡，他这份勇气从何而来？

他说，我给海子修墓，也因为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实在太让人心疼了。

一个喜爱海子的诗人在25年之后也追随他的脚步去了，这是我们不愿意

◇人间小景

父亲是个剃头匠。小时候，父亲常常背着行头走村入户去剃头。那时村里只有父亲一个剃头匠，所以父亲没多少空闲。有时实在太忙了，父亲就带着我做他的小跟班，打打肥皂、端端水什么的。那时清一色的都是剃寸头，不要半袋烟的工夫，蓬乱从生的头发就被父亲剪得服服帖帖。好多小伙伴都羡慕我有剃头的父亲，他们认为剃头也有遗传基因，三番五次地总愿我给他们剃头。

也许是年少轻狂，有一天我居然大着胆子给一个伙伴剃头了。我学着父亲的模样，但剪刀和梳子就是不配合，结果勉强剃了后伙伴们都笑翻了，都说像狗啃了似的。那个小伙伴被父亲看到了，知道是我剃的头发后，父亲竟然手把手地教我剃起头来。不一会儿，小伙伴的头发被剃得有模有样了，我也对父亲佩服极了。看似简单的剃头，要剃好还是得有两下的。

自此，父亲有空就教我剃头，因为我学熟了可以帮小伙伴们剃。好在父亲肯学，父亲又有耐心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学会了。父亲给我买了小剪刀和剃头刀，这些都被我当成了宝贝。

高中毕业我到部队服役，常常免费给战友们剃头。我非常感谢父亲，教给了我一门手艺。退伍回家后，我想给父亲剃头，他给我剃了那么多年，我也该帮他剃剃了。父亲高兴地坐着，他围着剃头布乖乖的样子，让我想到自己小时候的模样。剃了头，刮完胡子，我还帮父亲把头发吹干。父亲一直闭着眼微笑着，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

后来我们搬到城里，父亲还是常常惦记着村里。他说他走后，乡亲们搭车到镇上剃头，非常不方便。父亲跟我约定，每年的年里和年外，就回老家给乡亲们免费剃头。

年里主要是剃年头。从农历腊月半开始，我和父亲就住在老家，一边剃头一边和乡亲们拉家常，父亲说那是他最高兴的时候。老家有个风俗，正月里是不剃头的。到了二月初二那天，也就是“龙抬头”的日子，这天剃头的人格外多，也叫剃龙头。那天我家小院热闹极了，人们进进出出的，我们从早忙到晚，母亲和妻子都来打下手。“剃龙头，好彩头”，见乡亲们开心地笑着，我觉得格外欣慰。剃头为我家攒下了好姻缘，有什么要出力的，乡亲们都自发过来帮忙。

我愿意继续当父亲的小跟班，陪着父亲为乡亲们剃头，那真是一种幸福的享受。

## 陪父亲剃头

赵自力



陈巨飞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安徽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。曾参加第三十四届青春诗会和中国作协十代会，获十月诗歌奖、中国青年诗人奖、李杜诗歌奖等诸多文学奖项。

看到的。

六  
在春天逝去的诗人，远远不止这些。比如骆一禾。比如顾城，他其实也是在春天自缢而死的，因为10月，正是南半球的春季。

我觉得那些悲情的诗人有一种特别的力量，需要一种强烈的对抗才能消解。比如冬日的寒冷。但随着春暖花开，这种对抗逐渐消失，诗人的这种力量得不到释放，于是轰然倒地。

当然不止诗人，生命中呈现出另一种诗意的人，也可能面临这样的困境，其中的一些，最终也在春天走向了悲剧的结局。比如张国荣、王小波、胡河清。

后记

11年前，我和好友张落、刘义民、王太贵在海子祭日到安庆祭拜海子墓，见到了海子的父母。

1989年3月26日，他们那15岁即上北大的天才儿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。很多年过去了，他们内心的悲伤，肯定仍大于海子诗歌的读者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们四人来到长江边，江风吹拂，柳条如帘。我们不禁感叹，活着真好。

之后我们随便坐上了一条小船，偶然去了长江上一座孤独的小岛——新洲。这是我们大学时期最美好的回忆。



傲雪 盛利者 摄

◇信笔扬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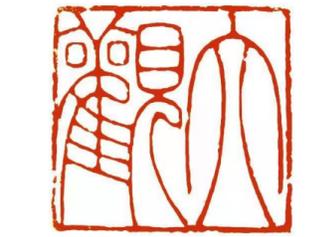
# 祭灶

罗保传

年味儿。集市的路两边，一幅幅春联在风中向人们挥手致意，美不胜收。一个个灯笼在诉说着过年就要热热闹闹红红火火。一张张剪纸象征着新的一年里要和和睦睦美美满满。

年画不是总要更新的，只有在过节时才会换新。贴在灶台上的灶神画像，一年中也只请上一次。爷爷告诉我，灶王爷年画可不能说买，一定要说请灶神来。这是对上天的一种尊重。就这样，约莫一个小时，我和爷爷恭恭敬敬把灶神画像请回家里。祭灶当天，礼品丰盛，仪式非常庄重。一家人欢欢喜喜送灶王爷升天，真切希望他老人家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。

那天，我问爷爷这仪式为什么那么隆重？爷爷告诉我，心诚则灵。老话说得好，吃人家的嘴软，拿人家的手短。当然，神仙也不例外。灶神吃了咱家的东西，就不好意思揭咱家的短。但那时，我不放心。于是，我把



◇风雅颂

# 陈田的诗

绿色感怀

群豚频现皖江淮，  
塔影豚慈爆网欢。  
江禁定调十载限，  
湖澄允诺半天蓝。  
千帆弄水收闲网，  
百鸟追鱼喜浪宽。  
水岸两山合绿韵，  
更赢来者换三观。

黄昏感怀

南地晚秋北初冬，  
残阳沁心意不同。  
但思同窗存共识，  
自勉学吟黄昏颂。

春吟

宣城三月闹春花，  
塔影横江沁晓霞。  
童叟戏娱情动柳，  
黄梅阁上品新茶。

小巷

春秋色韵应时开，  
南北流连竟忘怀。  
小巷深深多记忆，  
孩提眷恋自心来。